

春秋左氏傳  
四

成公  
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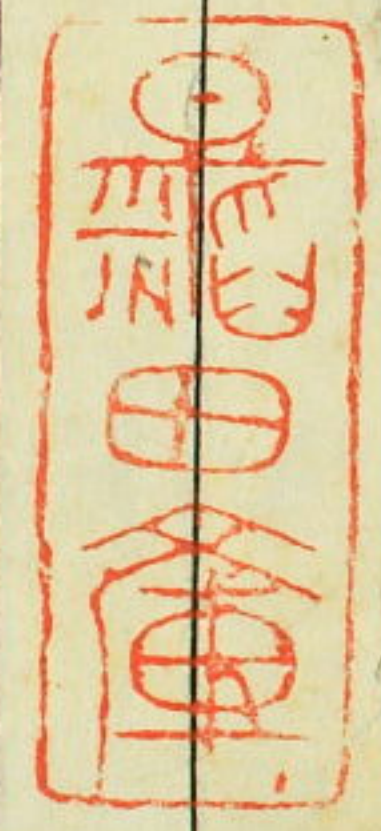
卷十

12  
1772  
5





春秋卷第十



左氏傳

成公<sup>上</sup>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猶受國也於先君也襄昭哀書

即位此做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

春秋 卷一 成公

冰

周二月十日

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作丘甲周禮四邑為丘丘十六井

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較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許

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地晉將以夏盟于赤棘

棘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別也王

者至尊故不言戰以自敗為文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

劉康公徼戎將遂伐

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

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

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

冬十月○

氏茅戎之別也秋王人來告敗

從書秋告

具守備曰齊楚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脩車馬具守備曰齊楚

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

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

鄆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盧蒲氏就

名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也封竟不聽殺而膊諸城上膊音搏齊侯親

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巢丘魯地夏

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

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使孫良夫

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石碛四

子俞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孫良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

矣隕見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止齊師且告車來甚

衆告以救中齊師乃止次于鞠居鞠居地新築人仲

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既衛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諸侯軒縣三面其繁纓

以朝許之繁音槃繁纓馬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君

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 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 績

首公穀作手○鞌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齊地嬰齊叔肝子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

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公先大

夫先軫狐偃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

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藥書將下

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

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

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以師從齊師于鞌華齊地六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

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

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以桑樹繫車欲自異曰欲

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殷音黜赤

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

就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枹即

言執轡擊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

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

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

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於後欲使立其處死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

被射什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

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鞬中鞬音機卧車也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為

厥所及韓厥執繫馬前繫馬也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觴璧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

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之言欲以已不敏攝承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

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

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

求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因敗有退

出以帥厲退者狄狄率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

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遂自徐關入齊侯見

保者邑守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辟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司銳

徒主銳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

乃奔君走辟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

妻也辟音壁辟司予之石窳窳音溜石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紀甗人國佐也甗王甗滅

地衛侵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聽晉人所從賓媚人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字

也子女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言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

類也乎言不以孝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播

從土宜各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晉伐齊易於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

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

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

者戰兩日犒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威也吾子

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一欲借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幸而得

命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

矣諫郤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我亦得地

齊歸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

猶兵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 秋七

# 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 佐盟于袁婁

袁穀作爰。禽鄭自師逆。  
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

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

晉師于上鄆齊地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

士燮藥書先路即華路木路已受王賜改兩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

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大夫與帥主兵

車侯亦大夫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

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范叔

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

力之有焉庚着庚林父子將上軍時不出藥伯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之有焉藥書下軍帥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式用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

略法略經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

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

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非命卿大又奸先王之

禮謂獻余雖欲於鞏伯其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

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

能對莊伯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公也禮之如侯

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

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

禮者也書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八月宋

#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九月衛穆公卒庚寅

哭於大門之外因晉三子自役吊焉衛

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喪位楚之討陳送

亦如之遂常取汶陽田夏氏也莊

以葬此至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成公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

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弒靈侯陳靈戮夏南夏

舒子徵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

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義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

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巫臣

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尸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

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

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

子瑩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王易知瑩于楚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

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

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陽橋魯地楚伐魯使屈

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

奔衛風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也介副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

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

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忠足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

**冬楚師鄭師侵衛**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

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

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

子重曰君弱共王即位三年蓋年十二三羣臣不如先大夫

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

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闕民戶口

已責責責通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雖無楚王戎車亦

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

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

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孟孫獻也以執斲執鍼

織紅執斲匠人執鍼女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

子以請盟

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書公始自嬰齊始中國準十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

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卿也卿不書匱盟也蔡侯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之蔡侯

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卿不書則稱人

見經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

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墜墜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

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

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

夫國棄矣

居音基語辭言後人必有當此患

是行也晉辟楚畏

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

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今周書泰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

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

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覆伏兵也鄭地

皇成如

楚獻捷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二月公

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

哭

宣公神主新入廟故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

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器備重

多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椁也翰旁也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樂舉宋卿臣治煩去惑

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

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夏公

如晉拜汶

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 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

故圍

大雩 ○ 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唐咎如

唐公作將 教作牆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餘民唐

咎如潰上

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始來聘聘而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

遂盟於是始 尋盟赤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七年



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中行伯荀庚林

父子孫襲將中行者皆曰中行伯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

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

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國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二人位敵以丙午盟晉丁

未盟衛盟主故先晉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禮也鄭伐許替為六軍也韓厥趙括鞮朔

韓穿荀躄趙旃皆為卿賞鞮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

佐之鞮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躄為新下軍趙旃佐之齊侯朝于晉將授

王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

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

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

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

也言致死力於行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

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

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  
 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  
 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  
 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  
 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  
 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業也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  
 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  
 可以厚誣君子不可  
以虛謀受實惠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

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

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夏公

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將言不能壽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葬鄭襄公○秋公至

自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

肯字我乎

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鄆備

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

許田前年鄭伐許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敷之田展陂鉏任泠敷皆許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

鄭地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代對之子及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也出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即趙嬰齊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屏放趙嬰也原同嬰曰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言已雖淫不能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

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

##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

##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 首子穀

首公夏晉荀首如齊逆

## 梁山

## 崩

梁山晉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宗辟重曰辟傳上辟音僻下辟音重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損盛垂縵車無徹樂出次

舍於祝幣陳王史辭責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不可遂

以告而從

從重秋大水○楚六月鄭悼公如

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子國鄭故鄭伯

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

盟于

垂棘

十一月己酉

王崩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宋公子圍

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

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宣十五年宋楚平華元

而欲攻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

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六年

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子游公授王于東楹

之東禮授王兩楹之間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

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

宮 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

公羊傳武宮武公之宮劉敞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誤葉夢得

日春秋諸侯出師有私禱其先功成

取鄭音專取鄭音專

鄭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

其辭會也師于鍼地鍼衛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

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

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

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

止師還衛人

登陴謀聞說

瑕氏之地郟瑕古

君樂不可失也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子曰何如對曰不可

郟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觀言垢穢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脰音錘

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

夏

晉人謀去故絳謂此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郟

沃饒而近監監鹽也

國利

路寢謂獻

僕

庭謂獻

易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

晉子叔聲伯如壬申鄭伯費卒六月

鄭悼公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

侵宋秋孟獻子叔孫宣楚公子嬰齊

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

行父如晉冬季文子如晉欒書帥

師救鄭作救公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桑隧地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遷怒戮蔡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成師以出而敗楚

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辱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

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

佐十一人六軍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

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今周書洪

之不可乎範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音兮  
鼠草

吳伐邾

邾音談  
始見經

七年春吳伐邾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言中國不振

恤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

不吊其誰不受亂上謂吾亡無日

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

曹伯來朝

夏曹宣  
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

馬陵地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  
拜師謝前年救秋楚子重伐鄭師

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軍攻也

囚鄭公鍾儀獻諸晉鍾儀楚鄭大夫八月同盟于馬

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莒本屬齊齊服

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府也公至

自會○吳入州來楚州來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請分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

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

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

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罷音皮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

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

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具舍偏兩之

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

兩二十五人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令吳習之成公 二十五

之叛楚

前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巢徐

馬陵之會

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

上國

冬大雪

○衛孫林父出奔

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

冬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

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

喪妃耦而况霸主

配妃音

霸主將德是以也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

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

也是以敢

私言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

侵楚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沈屬楚小國欒書從知莊子范

文子韓獻子之言故傳善之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功宜有也詩

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

作用也求善夫

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

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攻其無備

公孫嬰

齊如莒

聲伯如莒 逆也 因聘 逆也 婦聘

宋公使華元來

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 姬也 穆姜女為宋 共公夫人

夏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禮也 納幣 使卿

晉殺其

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

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

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 姬之子

以其田與祁奚

祁奚 晉大夫

韓

二十七

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辟邪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命止此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八年乃賜

冬十月癸卯

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見其

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共姬

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

之喪以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魯請杞叔姬卒為杞故

也還為杞婦逆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

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

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

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二月伯姬歸夫聘問謂之致女

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義取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宣公夫人伯姬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

望文子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其取我實獲心晉人來媵媵伯晉人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

伯晉藥書帥師伐鄭非王命故楚人

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

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藥書伐鄭鄭人使伯

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

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

冬十

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

鄆鄆莒別邑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已惡已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

也對曰夫狡焉狡猶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

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有思開封

疆者有縱弛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况國乎冬十

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

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

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管茅

屬宜為索蒯管類可為履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秦人白狄伐晉

已也匱言代其匱之人代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鄭人圍許示晉

伯鄭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晉必歸君

城中城魯邑城中城書時也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繫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稅音脫名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

春秋

成公 三十一



曰冷人也冷本作伶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公曰

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

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

側也嬰齊子重側子反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

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不言為君時

誠明已之至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不背本仁也

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

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

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

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

脩好

結成

十年春

十年春晉侯使糴後如楚糴後晉大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衛子叔黑背侵

鄭晉

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春秋

卷十

成公

三十二

郊也瀆於十五至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公孫申三月

子如立公子縵子班如公

夏四月鄭人殺縵立髡

頊子如奔許髡頊鄭成

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

侯伐鄭啖助曰若如傳說經當有貶而無貶左

秋因其稱爵而志之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

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鄭地

辛巳鄭伯歸

鄭不告入

鄭伯討立君者戊

申殺叔申禽

六月戊申叔禽叔申弟

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

信於君

齊人來媵

伯媵也

丙午晉侯犇卒

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

曰殺余孫不義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

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

覺音教

召桑田巫

桑田晉邑

巫言如夢

巫云鬼怒

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言公不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為緩醫名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也心下為膏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也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甸人主治飲食者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親吊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糞未

反晉謂魯貳楚故留公

#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冬葬晉景公公

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不書晉葬

春秋卷第十

春秋卷第十一

左氏傳

成公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

春秋

卷上

成公

一

# 使卻隼來聘己丑及卻隼盟

州作公隼

後同○卻隼 卻隼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

聘 聲伯之妻 穆姜曰吾不以妻為姒 昆弟之妻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管于奚 大夫而

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隼來聘求婦

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

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

二子於卻氏 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

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 何以終 善終 遂

誓施氏 約誓不復為婦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 如晉報聘

且涖 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秋宣伯聘 于齊以脩

前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 鄆音侯 王命劉康

好 ○ 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

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

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

蘇氏

蘇氏

蘇氏

蘇氏

蘇氏

蘇氏

蘇氏

蘇氏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  
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而後及子若治其

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

冬十月○宋華

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

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

合晉楚○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

之成○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郤欒盟秦伯于河

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

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所地始之

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楚惡惠襄

之偪也惠王襄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陽樊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鄆周邑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

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

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絕於夏公會晉侯衛侯

言出周公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春秋成公三

于瑣澤

瑣公作沙。瑣澤地名。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

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偃大夫子楚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

相加我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

雍雍同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隊失也

鄭伯如晉聽

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楚為成不書西門之盟存中國也

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晉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備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冬十月

晉郤至如楚聘

且涖盟楚子享

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

縣鐘也

郤至將登金奏

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戰乃相見無

用此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

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間音開王事間於是乎有

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

食宴以示慈惠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

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

夕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也干扞及其亂也諸侯

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

尺丈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

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為冬楚公子

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

罷盟于

赤棘

#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

# 師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將事

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王因朝三

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已

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威

儀者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

盧公穀作盧公及諸

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成二公

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

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

戎有受脤

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及乎夏

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蓋呂相魏錡子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穆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

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是穆之成也成功文

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征東之

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

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將致命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迭我

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

文費滑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覆

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文元年楚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

襄秦穆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翦我公室

傾覆我社稷

關音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蝥賊食禾稼蟲謂秦納公子雍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

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涑水名王官地名伐涑川俘王

官傳皆無文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

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

惠稱盟

不肯稱盟

利吾有狄難

縣焚我箕郛

箕郛二邑

芟夷我農功虜劉我邊垂

虜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

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

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

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

在十年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

白狄與秦同居雍州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

季隗赤狄之女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

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

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楚三王

三公穆康共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不穀楚共自稱是用宣之以懲  
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承君之意以寧諸侯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  
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  
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

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

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不更秦爵不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

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麗音離涇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

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十年班出奔許今欲及軍

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

之從師于市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駟子如

春秋

如子  
孫知  
子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

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  
時逆曹伯之喪宣二子皆曹  
公庶子秋負

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

亡子臧即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成公  
負芻告

罪且請焉告罪於子  
臧而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還於  
成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四

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  
年奔晉強

歸之見欲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

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  
公夫人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

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

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

成叔甯惠子相惠子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

春秋

卷七 成公

十

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兕觥以兕角為觶觶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貌思語辭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齊逆女稱

命也族尊君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八月鄭

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人敗之今以是田求和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

君子曰春秋之稱稱權微而顯辭微而志而晦志記也晦

懲惡而勸善非亦微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志記也晦

卒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

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行以為大子不內酌飲內音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音專鱗之毋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門八年逐東門氏

使嬰齊紹其後氏曰仲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下公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民凡

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

侯稱人示衆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

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逃奔宋 公至自會○夏六月

宋公固卒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楚將

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子囊莊王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

暴隧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新石楚邑藥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魚石公孫目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

司徒華喜父督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朱鱗確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華元曰我為



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二華戴族也元華喜司城莊族也

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魚石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

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

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右師討猶有成在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

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子山即蕩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公族害公室故去族

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睢水名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

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

則決睢澁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

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

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也

○晉三郤害伯宗至郤錡郤犇譖而殺之及欒弗

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

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

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

于鍾離吳以鍾離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鍾離楚邑此會吳之始亦諸侯會大夫為始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

也吳許遷于葉葉邑名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記寒過節

冰封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樹著 陰之田求成于鄭近汝水南鄭叛晉子駟

從楚子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夏

于武城 月滕文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鄭子罕

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伐宋鄭

晉故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樂懼戴公六世退

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

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

洧陂夫渠洧 陵皆宋地

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欒音黶 欒書子鄢陵

鳴鴈為晉故也 鄭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懼而修德若唯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

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郤犨如衛遂如

齊皆乞師焉藥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禮有

將勝知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

句耳與往與音預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反子

令尹將左重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夫子過申子及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詳祥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神事

得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

爾極烝衆也極中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厖和同以聽厖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軍國之事有所闕乏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

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或進或退皆陷罪戾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言人憂其身不知所至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

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謂不復從楚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  
 也有故也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則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子士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䟽行首戰地迫狹故陳於軍中當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窵也固壘而

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

不麗老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

違晦晦月終陰盡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

聲有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

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

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殺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

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

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戰憚合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

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復卦陽氣起于南

蹇離南方離為諸侯為目陽氣起于南國蹇王傷不敗

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淖泥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淖違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

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君前故名父且侵

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掖公以出於

淖也掖舉癸巳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黨潘准之子躡聚也一以示王曰君

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

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呂錡夢射月中

之退入於泥魏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入泥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呂錡中項伏弋弋音切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有韎

韋之跗韎音昧赤色注君子也附注戎服識見不穀而趨

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

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

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肅手至地言有軍事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

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

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鞞戰韓

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輅音迓欲遣輕兵距鄭伯卻至曰

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

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內音納熒戰在閔二年唐苟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

師薄於險叔山舟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舟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藥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

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暇間

今兩國治我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

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

御侍也持矛車右職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謂其能記

前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及子及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及內豎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  
 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  
 謂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也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  
 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  
 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  
**楚殺其大夫公**  
 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子側**

楚師還及瑕

瑕楚地王使謂子及曰先大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及再拜稽首曰君

謂子及不在軍時王不在軍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

使謂子及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言子王初喪師而死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

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

**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沙隨宋地可以見而戰之日齊國  
不見譏在諸侯也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衛侯出

于衛公出于壞隤魯壞隤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庶弟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言欲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後戰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隤以

待勝者卻犢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

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 公至自會○公

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子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叔孫為食於

鄭郊師逆以至戒叔孫聲伯四日不食以

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制

鄭地知武子佐下軍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鳴鹿陳地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與諸侯遷于潁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

曹伯歸自

衛皆失軍將與軍相失宋

京師曹伯不名其位未絕也自京師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

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

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伯在列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

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茗丘茗公作拾○茗丘晉地舍實也宣伯使告卻孺曰魯之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

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我斃蔑也蔑子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

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

于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  
 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  
 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  
 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  
 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  
 及卻擘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隸賤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

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

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

奔齊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如公未歸命國人逐之諸齊聲孟子通僑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位比十有

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

偃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

鄭括公作結。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

高氏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夏五月

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戲童曲洧皆鄭地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

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范

文子及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夭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戊辰乙酉前十八日

秋公

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齊慶

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封父蒙衣為婦人服也閔巷門也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

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

高鮑慶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奸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

子知之角頃公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

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

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匡句須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

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

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莊子即鮑

牽葵傾  
葉向日  
以蔽其根

九月辛丑用郊

宜用者不  
祭九月郊

晉侯

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冬諸

侯伐鄭

前夏未  
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

申救鄭師于汝上

汝水名

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脰公作軫穀作  
廐○十一月無  
狸脰地名誤初聲

伯夢涉洹

洹音桓  
水名

或與已瓊瑰食之

食珠王  
舍象

泣

而為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為珠  
玉滿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

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從就也夢  
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

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

三年矣無傷也

今衆人繁多從  
已三年占之無害

言之之莫而

卒

音莫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暮

成公

二十八

之○邾子貜且卒○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

之帥師圍盧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

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

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

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齊欲討國佐晉

殺其大夫卻錡卻隼卻至晉厲公侈多外

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

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童胥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於

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隼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

一轅繫之既矯亦嬖於厲公藥書怨卻至以其

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

曰此戰也卻至實台寡君卻至嘗以東師之未

至也齊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營

軍居守卻隼將新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魯

孫悼公君公告藥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

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嘗試也時卻至聘于周藥書使孫



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田獵之禮郤至奉豕  
 於進公之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  
 欺余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  
 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庸功也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  
 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其位待命而

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  
 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黈助之沸黈亦變人抽戈結社  
 以戈殺駒伯社裳苦成偽與清叔於其位位坐處温季曰  
 逃威也遂趨避兵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  
 尸諸朝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

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  
 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  
 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  
 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歸其公使晉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藥書中行偃遂  
 執公焉台士甸士甸辭台韓厥韓厥辭曰昔吾  
 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違其兵難古人  
 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  
 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 楚人

## 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舒庸東夷國  
 道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

### 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  
閏月即前年閏月  
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

童道君為亂故皆  
書曰晉殺其大夫

## 庚申晉弑其君州

蒲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瑩士魴魴士會子逆周子于

京師而立之悼公周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

清原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求君將使出命立而不從將安

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

之所福也共同恭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

武宮武公廟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

無慧不能辨菽

麥故不可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為齊

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

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華免齊大夫伏兵內宮恐

不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

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勝弟王湫奔萊湫國

佐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皆封佐公如晉

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施惠舍勞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

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魏相

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

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率為

司空使脩士鷲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司空弁糾御

戎校正屬焉弁糾纜糾也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司士車之官使訓勇力之士

時使以共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卿為軍帥者省其戎

尉御令軍攝御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魏驥子也張老為僕奄主斥僕鐸遏寇為上軍尉

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親相親也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

也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駟主駕者諸僕有六閭之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民無謗

言所以復霸也公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

外曹門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

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邾城郕幽納宋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

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宋西鉏吾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魚同惡大國無

厭鄙我猶憾猶以我為鄙邑不然而收吾憎所憎

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

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崇長也披分也夷庚吳

石以絕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

其往來多矣非吾憂也庸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至公

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

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

朝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八月邾子來朝八月邾宣公來朝築

鹿苑築牆為築鹿  
已丑公薨于路  
圍書不時也

寢已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也君薨之道  
冬楚人鄭人侵

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率焉  
克彭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人必先勤之其勤恤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晉侯使士

于台谷以救宋地台谷遇楚師  
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靡角宋地

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師止此  
晉士魴來乞師季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知伯荀罃今

疑季亦佐下軍士魴如伐鄭可也  
代鄭在事大

國無失班爵而加  
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

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虛打地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

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

成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于薨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卷第十二

左氏傳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四年是

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  
亥月無已非宋地追書也楚取彭城以封

還繫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謂之宋志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執丘執丘齊

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

於晉齊光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

大靈公子

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鄆厥公作鄆鄆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

上名浦水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

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孟獻子先歸

于戚以為之援書故不晉侯衛侯次

秋楚公子壬夫帥

師侵宋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

二縣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宋犬丘九



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九

邾子來朝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

侯使荀瑩來聘剽子叔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

赴未至故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

伐宋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城以彭正輿子正輿子萊大夫賂

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夏齊姜薨也

初穆姜使擇姜櫝櫝梓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成公婦姜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

襄公

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言不敬

祖妣六月庚辰鄭伯賁卒賁音衮庚辰月經誤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句寡人也言不

為他人為已任患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棄楚力與

言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賁卒於

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子國為司馬

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官命

猶言公命不欲違先君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于會

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

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元年獻子與齊崔杼會鄭滕薛小邾之

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

襄公

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請齊得請而告告諸侯也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豈唯寡

君賴之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

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召萊子萊子不會

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東陽齊竟上邑為六年滅萊傳

叔孫

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

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

申

言所以致國討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始伐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

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地名使鄧廖帥組甲三百彼

練三千組甲漆甲成組文彼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彼練三百而已子

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楚人以其咎子重

公如晉公如晉始朝也

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

檮長檮晉地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

子之禮子之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仇讎謂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

自晉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

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周書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  
 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

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雞澤衛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傳使大夫別盟

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

之不易不虞之不戒言歲事多難不虞寡君願  
 與一二兄弟相見列國之君以謀不協請君臨

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彤外與士句盟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

同盟于雞澤單頃公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

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

公使索僑如會求成表僑濤塗晉侯使和組父

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索僑

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

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

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從不敢

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

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反自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為張老  
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別士會

冬晉荀

鑿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四年春楚師  
為陳叛故猶在繁陽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  
之難哉言晉力弱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

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  
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  
而况小乎夏楚彭名  
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日韶夏四曰納

夏蓋擊鐘而奏此三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大雅之首文

明大王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者華韓獻子  
使行人子貢問之真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  
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

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康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

不拜嘉取其我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

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詩言謀

也諮問也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

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

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

夫人如氏薨

如公作弋下定如同姓秋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

虞棺人殯廟周禮仍之櫬柩也匠慶謂季文子

也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

也君不終事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楨

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樹匠慶請木季

孫曰略略忽略言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

遂得成禮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

謂乎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如○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多 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欲得鄆使屬魯 晉侯不

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諸侯之馬掌 為執事

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

願借助焉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

晉侯許之 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 ○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

魏絳曰諸戎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

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 公曰后羿何

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表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大康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鉏羿本

名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

因熊髡危圉四子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寒國名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言伯明君此寒

國棄不收 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田 樹之詐

襄公

十一

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信泥

弄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烹音

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

殺之門

靡奔有鬲氏

靡夏遺臣有鬲國名

涎

因弄室

乾其妃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

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

靡自有鬲氏收

二國之燼以滅涎而立少康

少康相子

少康滅澆于

過后杼滅豷于戈

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

也

失人謂不用賢臣也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官箴各以所掌為箴

於虞人之箴

獵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芒遠貌

經啓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

冒貪也

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

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人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

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

焉我狄荐居貴貨易土

荐聚也易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聳懼也狎習也

我

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

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 ○ 邾人莒

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臧紇武仲地

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

鬢麻髮合結也

備凶服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

遭喪者多不能

時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

邾襄公幼弱故

短小故曰朱儒

# 五年春公至自晉

王使王叔陳生 愬戎于晉王叔周卿

士戎陵王室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

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有二

## 夏鄭伯

### 使公子穀來聘

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穆叔覲鄆 大子于晉

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

### 仲孫蔑衛

### 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吳子使壽越如晉

壽越吳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也辭謝 且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會期故孟獻子孫 **秋大雩** 秋大雩旱也

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雖早則祈雨 秋非過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 叛故曰由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劉敞

夫貪殺之當也何謂失刑乎傳說謬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

事不令集人來定也逸詩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

定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言共

王背晉盟 夏書曰成允成功今虞書 **公會**

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鄆人于戚 吳稱人進之也 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

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公至**

聽命于會 鄆與莒有忿魯不能救 復乞還之故鄆人見經

自會○冬戌陳楚公子貞帥師

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

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伯薛子囊為令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

甲午會于城棣陳冬諸侯戌陳獨書魯戌十有二月公至自救

以救之城棣鄭地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季文子卒大夫入斂

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

之妻無食粟之馬無截金玉無重器備重副也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音愆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

**卒**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 夏宋華弱來 赴以名同盟故也

**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華弱華轡孫二子皆子蕩怒以弓楛華弱

于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平公見之曰司武 其頸若械在手故曰楛

而楛於朝難以勝矣 司武不足勝敵遂逐之夏

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

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

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 秋葬杞桓公

善之如初 子蕩已出子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秋滕成公來 莒人滅鄆 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恃 冬叔孫豹如邾 冬穆叔

賂也 鄆魯恃 如邾聘 之而慢莒

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之行父晉人以鄆故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來討曰何故亡鄆

命 始代父為卿見 十有二月齊侯

**滅萊**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路風沙衛 二月從告十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甲寅堙之環城傳

於堞堞堙土山也周城及杞桓公率之月乙未王

湫帥師及正興子棠人軍齊師八年湫齊人成十

也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柔

名其正興子王湫奔營營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

萊宗器于襄宮無宇陳完玄孫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

國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

# 七年春邾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

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耕謂小邾子來

# 朝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 城費

南遺為費宰費邑叔仲昭伯為

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惠伯之孫昭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季

秋季孫宿如衛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子叔聘在元年多言國不時報

八月螽○冬十月

冬十月晉韓獻

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

穆子廢子無忌代厥為卿

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已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

起無忌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田蘇晉賢人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也介助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

直參和為仁

德正直三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

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致仕晉

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穆子先為公族大夫今為師長

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

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盟在成

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

吾子其小安也安徐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



孫子必亡為臣而君與君抗禮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委蛇自得貌從順也折衡也必不自得折不自得折不自得

而妄自得折必不自得折必不自得折必不自得

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

鄆音委 鄭地 楚子囊圍

陳會于鄆以救之

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頌公穀作原鄆 鄭音慥 鄭地 鄭僖公之

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及其元年朝

于晉襄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

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

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

諸侯傳不言經所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

陳侯逃歸

畏楚逃晉而歸 陳人患楚慶虎 自是會同無陳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

而執之二慶陳大夫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

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八年春公如晉朝且

聽朝聘之鄭羣公子以僖

數稟其多少夏葬鄭僖公公之死也謀子

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

子侯子丁辟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後同人刺其無故侵蔡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侵蔡

媚晉子耳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季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

晉侯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

也 鄙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

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冬楚子囊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

子展欲待晉

矯音矯子孔穆公子子子駟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

作羅

逸詩職主也言既卜且難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

族類也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

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晉楚界上以待疆者而庇民

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

會之信

謂邾邢丘之會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襄公

襄公

襄公

二十一

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欲楚將以鄭為鄙邑而反欲

與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

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卿楚師遼遠糧

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間之舍之子杖

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

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猶謀於路人

適從無請從楚駟也受其咎駟子乃及楚平使王

子伯駟告于晉伯駟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

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慶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

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馮音憑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

啓慶以相救也皇同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

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

猶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

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

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伐鄭傳

#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告將用

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時欲魯及季武子

曰誰敢哉不言誰敢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

角弓義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

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

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

承命君子以為

知禮推義於君故謂知禮

# 九年春宋災

作災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為

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

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揭音掬土與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

蓄水潦積土塗巡文城繕

表火道火起則從其

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五縣為隧納郊野使華閱討右官官庀

其司閱亦華元子代為右向戍討左亦如之使

樂造庀刑器亦如之樂造為司寇使皇鄭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後皇父充

主馬工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令司官

巷伯徹宮司官奄臣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左右師

師鄉正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用馬祭于四城以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曰吾

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內音納味柳星朱鳥之宿

火心蒼龍之宿季秋伏在日下則陶唐氏之火

正閔伯居商丘閔伯高辛氏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

伯居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商人更歷火災是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災變

夏季孫宿如晉夏季武子如晉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薨於東宮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八艮五爻皆變惟二得

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隨其出也隨非閉

襄公 二十四

君必速出

謂不久居東宮

姜曰亡

亡猶無也

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

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

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

下位

婦人卑於丈夫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

姤淫也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

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 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雅音率士秦大夫

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隨所能

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

矣知榮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

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

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

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

饑弗能

報也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公作繆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

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

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鄭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鄭師之梁亦城門滕人薛

人從欒黶士魋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行道栗表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

器備盛餼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

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鄭人恐

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偃知武子曰許之盟而

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楚來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

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諸侯

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

鄭服故言同盟十一月無己亥經誤

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

子穀公子嘉

孔子

公孫輒

子耳

公孫董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門子適子卿

晉士莊子為

載書

莊子士弱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

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

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間也

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以兵亂強要鄭

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裡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

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

要誓以告神

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

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

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陰阪洧津也濟陰次  
 于陰口而還鄭陰地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  
 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會在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國君十五而  
 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祧即廟也處之今寡君在行  
 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衛獻假鐘磬焉  
 禮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  
 輸積聚以貲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  
 用幣更幣賔以特牲多享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與  
 師謂十年牛首十一年向東門之役  
**楚子伐鄭**將及楚平子孔  
 子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

救則楚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

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也獨潔也背之

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

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

# 春秋卷第十二

